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與桓宣大不同然不請命于天子則非禮之甚也觀下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知此書公即位之意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魯未嘗會葬天王也天王乃命使來會葬魯侯不

幾于倒植乎書之冊不獨譏天王蓋深以罪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當時天王雖微弱然魯爲秉禮之國自宜請命京師也不朝請而反來錫命魯何以承此禮乎故特書以正文之罪

晉侯伐衛

衛成怨晉文之執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襄公修伯業先以其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極得名義之正故春秋

書爵以正其伐

此晉襄命大夫先且居等伐之也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此伐特書晉侯以是知凡師稱人者必探其本非義舉故人之以示貶耳曰此微者曰人曰將卑師少曰人吾不敢盡信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不朝請而受王之寵命又不親往京師以拜命可稱臣禮乎書叔孫得臣如京師罪魯文之不臣也

衛人伐晉

晉討衛不朝因取戚田非是然衛獨不知自反其

非禮乃舉兵以相伐耶故書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按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往會之然禮卿不得會諸侯也他日及晉處父盟或亦基此乎故書以示貶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此楚事也何以書楚漸與盟中國且以其事非人理所宜有也故書以爲誡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辨也早辨則可以絕

其禍不則未有不蒙首惡之誅者春秋之義責在君父蓋深契乎易之大旨也是故讀春秋者不可不先學易

公孫敖如齊

據左傳但云如齊始聘未嘗云聘齊女也諸家皆以此為喪娶不知何所從來再考公子遂如齊納幣在次年之冬則此年公孫敖如齊或亦專在通好耳未可即以左傳始聘二字附會其為議聘也眇僭訂以質高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前年晉敗秦于殽秦宜知自悔責乃復憤而舉師何爲者然在晉則宜諭之辭命使之自卻汲汲與戰亦何爲哉秖以益怒深怨耳春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其罪主是戰者加於憤而興師者一等矣

丁丑作僖公主

事死如事生虞主練主皆所依神不可緩也緩非禮矣書

二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方晉之徵朝也魯宜以居喪辭萬不得已以往彼使與陽處父盟則宜明執與國之名分正言以折之彼雖强而屈于禮必將謝過之不暇矣魯君臣曾不見此乃降尊與盟甘心忍辱豈不大損國體哉經文但書其事沒公不書茲可識夫子深悼是盟之意矣

國家同一體而去年公孫敖可與晉侯會今年陽處父可與魯侯盟是以君子必先以禮自處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繼霸宜以禮接諸侯今垂隴之會乃使大夫

與諸侯盟豈禮也哉春秋抑晉士穀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又以公孫敖加于會晉士穀之上所以正名分存國體著晉君臣凌忽與國之大罪也會以公孫敖往會宋公陳侯鄭伯似為非禮然主盟在晉但使士穀則公孫敖相與為偶亦其宜也但在本國則會盟唯君是主不宜專之大夫耳

自十有二月不兩至于秋七月

書法在至于二字上若曰旱至若是之久而一不軫念乎非君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此專爲躋僖公故特大書于大廟不知僖公雖兄

閔公雖弟然僖嘗臣于閔也可升僖于閔之上哉

罪案在躋之一字上

此只宜以君臣斷不宜以父子斷僖閔本兄弟或

昭或穆同一世與父子昭穆各一世者不同當時

有知禮者設僖公位于閔公之下同一世以昭兄

弟之倫中隔焉以正君臣之分則得之矣

諸侯之事莫有大於祫祭者故稱大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既以忿兵取敗矣晉復摟諸侯以伐之不知此

兵爲何兵也殘民結怨莫此爲甚故各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年十二月方大祥卽命行納幣嘉禮可謂秉禮之國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所稱伯主者謂能伸大義於天下也楚商臣負弑逆之惡晉不能聲大義以致討乃約與國伐其脅從之小邦不亦可醜乎故春秋各稱人以示貶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公之世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世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故各志其卒

秦人伐晉

尚書載秦敗于殽有悔過之辭矣乃不懲而戰于彭衙又爲此濟河焚舟之役耶懷報復尚戰功蓋不可進中國之禮義也故尚書錄其辭春秋責其事

秋楚人圍江

江黃近楚而從齊楚人憾之甚矣前滅黃而兵未

及江者時未暇也玆閒晉無意南國故有是圍

雨螽于宋

異甚且來告書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以前未有朝聘而盟于其國者前年魯侯朝晉晉既以處父盟于其國矣今雖改盟猶要公之朝以約誓可謂有禮乎甚哉晉襄之敢爲肆而魯文之重甘辱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僭臣負滔天之惡宜伐江以中國故受圍宜救
然其伐其救皆宜合諸國之師聲罪以致討斯可
褫亂逆之膽可伸中國之氣而區區之江其保全
有不必言者今但命一大夫帥師云伐云救焉其
辭緩其氣不揚其事若塞責而已者而可以屈人
兵乎此處父之師僅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
退避而無成功也春秋書伐楚以救江可以得晉
侯之心而正其罪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朝而受盟且逾時廢朝正大失國體故書至以

見辱

夏逆婦姜于齊

自僖末年至今已三年矣豈不可娶即以前年納幣爲非禮然不應誅其意直至于今娶之日也但失以卿往逆之禮自輕其配故不曰夫人婦直稱婦耳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卿不逆而夫人行自輕其身故但稱姜去其氏耳愚謂春秋書法之意疑是如此若謂禫制未終思念娶事爲春秋誅意之效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經於出姜一則曰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

齊一則曰夫人姜氏歸于齊然曷不以夫人婦正其始曰夫人者君夫人也君以爲夫人誰不夫人之而逆不以卿則簡其禮矣在文公以爲苟若而可而不知小人在側即因此以生淩忽之心而他日姦奪之端皆基于此春秋推見至隱故于此但書婦姜不書夫人婦姜氏此非譏出姜不足夫人于魯實罪文公不重以夫人之禮也然則國君於妃偶大禮尚加慎重毋忽焉以啓奸嬖之窺伺哉

婦者有姑之辭照宣成二世所書夫人婦看自明

白傳謂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

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狄侵齊

晉敗狄于箕不四年狄後放肆如此抑晉襄攘卻之未力歟

秋楚人滅江

晉但揚聲救江實不能救故江受圍周年而竟爲楚所滅也若是則小國復何所恃哉書楚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

晉侯伐秦

秦楚肆横於中國攘卻之師不可少故晉報王官

之役書爵而稱伐也獨恨其能爲報怨伐秦之師
不爲仗義伐楚之師耳
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
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
衛侯使甯俞來聘
晉文之季衛成獨不朝晉晉襄伐之而尚未服也
陳侯爲請于垂隴執孔達以說于晉自是甯俞代
之爲政從晉以伐沈今來聘于魯事霸主睦友邦
以爲安社稷計國家信不可無人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即以夫人書志禮
之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用致夫人稱于國中耳玆致王臣歸含且賵則必
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矣是天王成之爲夫人也
如人倫王法何書以譏王正罪魯之僭且肆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薨葬禮並夫人志魯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
歸含賵又來會葬恩數亦大稠疊哉再書王使可

見春秋上下之交矣

不識曾會葬王后否

夏公孫敖如晉

三年冬公如晉今又使卿往聘春王使歸含賵又使來會葬曾不遣一介仰答焉報王之慢事晉之謹何輕重之倒施也

秦人入鄀

鄀在秦楚界上即秦則楚討即楚則秦討今秦以貳楚入其國微小之邦奈何居虎狼之衝也

秋楚人滅六

六本服于楚者今叛楚即東夷豈其所欲哉而楚人竟滅之亦慘矣

夷狄之動靜每視中夏之盛衰西戎敢入鄀南蠻敢滅六抑晉襄伯業之衰莫止其吞噬之橫耳春秋書此皆所以罪中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楚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魯陳未嘗通聘行父欲迎婦于陳借聘禮以往兹可徵魯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即位六年朝晉者再卿則比年往聘焉然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也知有霸而已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戰殽以卻秦敗箕以翦狄伐許以離楚晉襄之後霸蓋亦有足稱者獨根其後稍懈弛俾秦楚之後縱横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非禮也故書以示譏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是時襄公已卒矣而稱國以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是襄公殺之也然先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繼書晉狐射姑出奔狄則射姑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用朔字用月字極有意若曰閏原有是月也可無告乎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幸朝廟尚存而不已或告月之尚可復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據左傳謂已反其君矣玆復伐邾取須句必須句又爲邾所取逐其君故也然魯嘗聲罪取邑義應復反其君今乃寘邾文公子焉納叛臣而與邾抗豈前日崇明祀保小寡之義乎明書取須句下冊而譏其所與蓋所以深示貶也

遂城郚

遂字緊承上文來旣納其叛臣守須句之地卽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不知此等舉動是何意思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方即位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悖逆而大夫之無罪者多被其殺戮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其君安在而使國人殺逐其臣之一至于此乎書殺稱人加甚于稱國以殺者明罪昭公不足以君國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此舉何爲者哉舍適不立迎公子雍于秦及已

立適不謝秦以卻其師乃先人以致其戰是其曲皆在晉也秦之失但在以帥納公子雍耳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不書秦人敗績則罪之輕重昭然矣先蔑祄不審可否而往迎後不辭下軍而出奔則其罪有不待言者

狄侵我西鄙

狄之侵魯閒晉難也使晉襄尚在而狄敢至此哉魯閒晉難伐邾狄閒晉難侵魯其情一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經文明書公會矣左氏何以有後至之說即公後

至何以不列序諸侯而隱其不及也愚謂此條罪案全在晉大夫三字上靈公初立諸侯皆至即其少也諸大夫豈不能輔之以盟會乎乃趙盾自主其盟與諸侯爲會夫子深不與焉故不序列國之君但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見此盟非晉大夫之所宜主故不屑書列國之君之爵耳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深得夫子春秋之旨敢訂正以質高明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後進而向中國之禮義故進而稱人今

間中國之無盟主也敢爲伐莒之師春秋仍其本
號而夷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者親治之謂也一見于僖三年公子友素信于
齊故往治其盟再見于此公孫敖素親于莒故往
治其盟春秋一字不苟下如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遂盾皆國正卿自相盟會豈魯晉無君耶且衡雍在王畿內卽晉文會諸侯朝王之所何無忌憚若此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亦王畿采邑雒戎雖雜處王畿內然於魯何與者公子遂乃與盟會哉且壬午乙酉僅四日耳盟晉趙盾又盟雒戎講信修睦何若是之汲汲也遂不臣魯無政可兩見於此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不共君命罪不容誅矣獨怪僖公母子之

喪天王加恩禮于魯何如者今天王訃至已三月
可僅遣一公孫敖而已乎及敖既不共命又不復
遣他使魯于是乎滅天理無人道矣春秋詳書于
冊蓋所以深罪魯文也傳專在奔莒二字上發揮
大失本旨敢僭訂以質高明

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當時公族之橫豈唯宋宋昭惡之亦是但除害以
漸而馴化有方欲一抉以爲快則非矣況所與居
職者皆巳之私黨其何以壓衆乎然則司馬之殺

司城之奔雖云國人之擅肆實昭之自致也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出奔則宋昭不能君宋之罪殆甚于宋人之蔑其君者矣是謂春秋之筆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自王朝論冢宰秉國之均不宜以用度之闕令大夫下求於諸侯自魯論王朝加禮於僖公母子之喪襚亦已厚矣天王訃至但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奔遂不復使以供天子之喪事可謂臣禮乎書之冊不獨譏周蓋深以罪魯也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愬于父母云爾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公不親往且過時始遣大夫送葬故書以著罪前年八月晉侯卒十月公子遂如晉葬去年八月天王崩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今年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得臣始往葬豈獨夷周于晉而已乎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按襄公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鄭箕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夫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亂其罪大矣然陰使羣下殺先都士穀等其誰乎趙盾也趙盾秉國之政既不厭諸大夫之心而先遏其賊殺之事又不明正諸大夫之罪而且效其賊殺之謀此豈可稱刑政哉春秋先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又書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蓋深究諸大夫之殺皆出于趙盾之

專而假手於羣下也不然諸大夫不爲無罪何皆不去其官且不稱國以殺而特稱國人哉人國人人趙盾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行不至此至者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將有姦奪之事故夫子謹志之爲後日夫人歸于齊起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箕鄭之死由士縠之失職士縠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故書法若此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以來其君臣何嘗一日忘鄭哉茲聞晉而伐鄭正嘗試中國之一大機也趙盾苟知出此力爲救援以振中國之威楚氛其可遏已今乃視爲常役緩不及事師至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豈救焚拯溺之舉哉故凡救皆善此各貶稱人蓋深罪趙盾之不知救也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茲見楚得氣去故復來侵耳此可占夷夏之盛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商臣弑父與君滅江滅六且肆無忌而伐中國之鄭玆來聘魯豈誠有嚮慕之心哉但就其遣使一節儼然執有禮幣而來大異於執戈以相向者聖人卽進而與之書曰楚子使椒來聘葢亦取其一節之善耳若楚之駸駸強將漸與中國並及魯因來聘宜思爲不然之防又自默寓于書法之內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尊妾母成風已久即成風薨葬已五年餘矣秦人何親于魯至此始來歸襚哉其意蓋藉此嘗試以觀魯之情耳魯可進而受之乎經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蓋不獨譏秦之不知禮抑傷魯自處于非禮故不能卻其來也

魯事晉甚謹秦將伐晉故來歸襚以間其交觀下文自見

楚使椒聘秦來歸襚此足爲魯榮乎非也秦欲伐晉楚將圖北方故先爲結好之計以止其援耳戰

國遠交近攻之策已略見于此矣識微君子宜覘此無故之交之足懼不可幸其聘其歸之足與也

楚曹莊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亦稱名大夫矣然自莊公以來與聞國政四十年魯無善政文公尤甚此夫子所稱竊位者歟

夏秦伐晉

晉秦相讐已易世矣秦猶報復不已誠狄道也故春秋狄之以示貶

觀今日伐晉之舉則知去年歸櫬之意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就當日之君臣論宜申宜受今將之誅然其所謀
弑者弑君之商臣則義舉也獨恨其晚且不成耳
春秋猶原其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一至于此而文公之心不一至于此

及蘇子盟于女粟

此蘇忿生之後國于溫又稱溫子是時頃王初立
求親于魯命蘇子與魯盟沒公書及者諱不朝王

但與蘇子盟耳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本二事而聯書者狄方侵宋而楚又將爲伐宋之舉也

狄來侵宋中國友邦宜何如爲心者蔡侯乃首附楚次于厥貉將伺便以加于宋以逞陵于中國其罪可勝誅哉故特斥其人且抑居于楚子之下見楚之敢爲肆者皆蔡侯厥貉之次有以傅之翼也

此與他書爵者不同欲定次厥貉之罪不得不斥言蔡侯既斥言蔡侯不得不並書楚子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次于厥貉若遲疑而未行然實待人之釁耳故麇子一逃歸即加之伐

楚侵伐皆書子益強盛矣然是時中國無盟主即欲遏抑之不可得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此會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未爲非義然大夫自爲會禮謀國事則諸侯之政擅之大夫矣故特書以志其始

八年公子遂趙盾自盟于衡雍此年叔仲彭生郤

缺自會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卽位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魯聘宋始此據左傳復司城來奔者且賀楚師之不害也似猶有相倚相恤之義

狄侵齊

十餘年閒狄四侵齊矣于鄰之戒其可已乎此魯有于鹹之師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照上必同一狄也或以長狄爲將故三傳因生此語耳然毋論長狄與他狄但來侵者則宜驅之出境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莊八年郕降于齊師則郕已入齊爲附庸矣此之來奔或爲所迫故耶然於魯義不容受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左傳於杞伯來朝下云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於子叔姬卒下云不言杞絕也

書叔姬言非女也非女則已適杞矣經何不書子叔姬來歸春秋將録其末必詳其始不識杞何故以絶叔姬姑闕之以俟考

夏楚人圍巢

按巢與舒六相鄰左傳云羣舒叛楚執舒子遂圍巢是也然小國所馮依者大國也大國誅求無厭動輒受圍亦難乎其爲保哉

秋滕子來朝

按左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春秋此等書法亦因其來聘姑進之耳其實秦結魯好將以伐晉此左傳亟發之也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以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此言極說得痛快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十年夏秦卽伐晉今年秋秦伯使術來聘冬卽與晉戰于河曲玆可識夷狄之情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是固然矣然究竟此戰何爲哉晉計不早定以召戎

秦納非其正以取怨遂非積怒易世不解而不知毒衆殃民之可痛二國其皆無人心者哉故各稱人以著貶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行父帥師一朝而城二邑何為哉無亦以公孫敖在莒故耳然自是以後莒魯爭鄆無已時乃知事有備釁者反以啓釁謀國者尚熟思而無妄動哉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來自其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已三見書矣

文公獨一不注念乎

世室屋壞

記曰春秋修其祖廟世室時宜展視時宜修葺可

令至于壞乎至于屋壞其爲祭主者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當時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

滅亡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計耳今幸魯與晉合
且聞將謀從于楚者故二君候公此行前後來會
要皆求通于晉耳據禮會非其所然一出能致二
國之附且聯來年新城之盟是亦一時輔伯之功
也故春秋備書之冊
不曰公會曰會公者見非公求會于衞鄭彼自介
以求通也
狄侵衞
數年來狄狄數侵齊侵魯侵宋今又侵衞何無忌若
此耶亦間中國之無伯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雖至其國與其君盟猶愈與其臣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三年閒公三如晉矣祄及處父盟辱甚故不書至次及晉侯盟雖于其國而稍有禮也故書其至

兹與晉侯盟禮雖如前而往來之閒衛鄭就會于沓棐亦足爲道路之光也故書其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以取須句故因弔事修怨伐我非也然魯徼不

能以禮義諭止其師乎叔彭生帥師往伐曲直無
以異也故並書伐以示貶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爲商人弒舍起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是時楚方橫肆諸侯唯晉是視故去年公朝于晉
衛侯來會于沓公還自晉鄭侯來會于棐蓋懼楚
之甚而汲汲欲爲此盟也知衛鄭則可知宋陳許
曹之心矣故列爵志日書曰同盟于新城晉主盟

趙盾書名序列其下者嚴君臣之分不與大夫主

是盟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北斗有環域有星孛入其中異甚矣君不修德爲

環域能禁逆亂之横入哉變異事應毫髮不爽所

以禳變者要先於修德

公至自會

此會當時所不可少者故謹書其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納捷菑于邾豈無威力之助邾但辭以齊出貜

且長即晉之強不足以強之書曰弗克納蓋困于理而自卻也此書法善邾爲多敢問明者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廢命奔莒宜誅主齊爲請不宜復此以月日志其卒者譏魯壞典刑以結前案且爲後日齊歸其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世子一嗣立舉國皆以君稱矣唯朝聘大禮則自以子稱耳今商人弒舍自是弒其君不必成之爲君始重商人之弒也此等處要認得的確

宋公子哀來奔

子哀絜身亂世其節可佳故特書字以示褒然不能見幾于未命之先又不能退託于受命之日不義其君而出似猶未見其善處也故書來奔而不泯其實春秋非與其人倂謂來奔之爲善也敢問高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在魯爲天子命大夫故必請而後遣遣命卿以爲請可謂重其事矣齊商人不以王命爲重執單伯不遣歸且執子叔姬不與魯其罪惡可勝誅

哉春秋謂其人男女異類也其執內外異所也故再斥齊人以著其惡經文自極明白左傳亦云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又執云者又執之也非并執之也胡氏乃云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吾不知其何所據也敢辯正以質高明

單伯如齊請叔姬也必朝請于公所豈私請于叔姬所爲齊所併執耶公穀無端爲道淫之說可恨而諸儒之共爲吠也可笑

齊人即商人也商人弒其君執王命之使且執其

主母其惡特甚故春秋奪其爵稱人以正其罪若曰其人之惡有若是者耳非窮其黨與之說也敢問高明

單伯雖魯大夫然命之天子魯侯不敢輕遣莊元年單伯逆王姬為王姬下嫁也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因齊請師于周也此單伯如齊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也而齊商人敢擅執之是為大惡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齊商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魯不能義討其罪乃

使上卿聘晉藉伯主之重以請釋于齊是爲可恨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按屈完來盟高子來盟皆春秋所予此書來盟獨可以專行無君罪乎高郵孫氏云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張氏及廬陵李氏皆取是說是誠有理敢訂問于高明

十一年公子遂如晉華孫因是來結魯好以稱來盟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來朝今又來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矣然是時諸侯唯强弱是視文公屢朝齊晉而不見答亦猶曹伯之于魯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春秋明大義以教天下此論魯事豈因其二子之哀即寬敖之罪以著教耶是時商人行逆于國蔑視我魯單伯承王命請昭姬則執之公孫敖負大惡死于齊故歸之魯不得已從其歸然後釋單伯釋子叔姬次第歸于魯春秋去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今年夏書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六月書單伯至自齊秋書齊人侵我西鄙十二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其罪案昭然著于簡冊恨諸儒不比事以觀獨於此條從許翰之見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家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以教著教也獨不案前後諸齊人字面耶齊人者人商人也五齊人總同一書法敢訂正以質高明

左傳載二子之請非誣但不識夫子春秋記魯齊之正意耳公羊傳脅我而歸之之一語極勘得好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謂此爲先朝故事不知其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

書單伯之至著商人蔑魯併蔑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與楚次厥貉不與新城之盟宜伐入之似過矣然蔡不服罪然後入之也觀經書戊申于伐蔡之下則知晉師之不遽入而夫子蓋深罪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負大逆魯不加伐而反肆凌侮焉故稱人而書侵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此行特往告以齊侵故胡不自振至此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會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豈非義舉哉乃晉受齊賂不克而還列國亦無敢言者書曰諸侯會于扈不獨鄙諸侯之不足序亦側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子叔姬何罪齊商人弑逆自絕而歸之且其歸也以諸侯會扈故不則猶執未釋也其滅天道無人

心如此故稱齊人以著其惡

以上稱齊人皆人商人也非齊人以商人爲君之

說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弑君自立且執君之母執王之使其罪惡特

深春秋於上五條皆人之正其罪也此與上侵西

鄙事同乃陡而侯之何也此非與之也諸侯會于

扈何爲者竟受賂而寂寂哉商人至是始成其爲

侯無復忌憚矣故侯商人者罪晉與諸侯受賂而

不知討罪之義也

一歲再侵魯又乘此伐曹且入其郛惡甚哉重看一遂字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商人滅我親戚執我命使侵我邊鄙伐我與國可宴然寘之懷巳乎今不自愧不自振乃使其臣求盟以平往日之隙竟不得盟而歸書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言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可赧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上書夏五月下書公四不視朔蓋追言之也諸侯

奉王朔告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不視朔云者不承王命以授民之事也怠惰廢弛至于數四尚可稱侯職哉尚可稱民牧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可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有其築之莫可毀也毀用民力且彰前失故特書
譏之
此只但譏不宜毀不宜直推到弑父與君處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乘楚饑帥百蠻叛楚是爲可伐然何至夷其宗
社乎若秦與巴助楚滅人之國抑又甚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此衆所共惡者公子鮑素結諸大夫爲外援又結
襄夫人爲内主故襄夫人容使人因衆惡而戮之

今此寀若但歸罪襄夫人公子鮑則昭公無道取惡於國人者其實既不可知若不書弑其君則襄夫人公子鮑與諸大夫國人之所共戮者其罪又不可宥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助公子鮑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弑之罪又不書而自見矣是天下至公之論是夫子春秋之筆

謂公子鮑結襄夫人爲內主襄夫人竭心力助之則有此事謂襄夫人欲通公子鮑或恐其年不等

未必有此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合諸侯伐宋討曰何敢弑君此春秋以來所未有者乃不克討而成其亂則何如弗討哉左傳猶立文公而還一語大得春秋貶各稱人之意

好一个盟扈却受齊賂而退好一个伐宋却立文公而還知有利而已成何世界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故齊猶以不親盟爲討上書齊侯伐我西鄙有逼致其盟意下書公及齊侯盟于穀有乞免其伐意齊商人至是傲而日盈盈魯文至是卑而日益索矣

諸侯會于扈

前扈之會謀齊今扈之會平宋皆受賂而退則凡所以糾合諸侯者皆貴取賄賂以共成黨逆之事者也會何爲哉伯安在哉故春秋於兩扈皆削晉伯斥稱諸侯而不列

秋公至自穀

脅盟而往幸盟而旋書至志辱也

冬公子遂如齊

上卿納賂請盟又以兵脅往親盟盟後即使卿往

聘卑屈亦何甚哉總在文公不克自振耳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不知何地總之非正寢也

總覽文公一傳只是一个偷惰自安耳後來寵嬖

敬嬴致戕冢嗣是其惡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自立宜稱賊以殺而稱弑其君殺商人者邴歜閻職也宜書盜而書齊人此何以故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且三年于茲則已成其爲君矣成其爲君而一旦被弑可無以弑其君稱乎然舉齊之人雖北面以成其爲君而據商人當日弑君以自立則舉齊之人皆得執鈇鉞以誅其爲賊者而特偶出于歜職之手耳安得書盜而不書齊人乎此春秋書法蓋以弑其君罪齊通國之人而以齊人弑誅商人當日弑君之惡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傳惠公立故且拜葬二事也宜並使然一使不可兼二事乎當時公子遂與敬嬴謀將殺適以立庶恐後日齊以爲討故假此使事挾得臣同往請命于齊耳其實意原不在賀惠公之立與拜葬也此處要勘得明乃可以正公子遂之罪

冬十月子卒

左傳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即子赤也

志月不日者其謀秘密不知其卒在何日也恐非

不日見弑之說敢問高明

但書卒不書卒于何所即不地以見弑也又何須

不日以見弑

自古論治者以去讒遠色爲首務國君昏于寵嬖委政大臣則妄勝權奸必相與謀賊君嗣以成其私計而君實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文公之謂也

子般子赤之被弑一也何以一名一不名莊公夫人無子般孟任出也不名無以見其立赤夫人之子文公之適也名分素定而安用名爲乃知夫子

春秋一名一不名皆有深意存焉不可草草看過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極明自古適庶之亂未有不始于妾媵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斯可爲永鑒已

齊人弒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于齊皆可憐可憤之事

書子卒即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欲人于是求夫人之所以歸可知子之所以卒也

讀春秋者不必詳考多傳但細心默誦經文自得當時情事如讀此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

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則宣
公之所以立由嬖妾權奸搆黨結援殺適以得之
者此其爲正案再讀明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
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
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
人取濟西田則宣公之既立也嬖妾權奸急爲求
婚以結其好納賂以安其位有若弗克焉者此是
其結案又讀前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
至自齊此是其起案再又讀前二年公子遂如齊
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則文公不重妃匹大禮

致玆嬖妾權奸得籍爲奸而卒致夫人子亦不得其所此又案之所由起皆可細覽而自得者學者識得此竅春秋不難讀矣

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方歸于齊行父即如齊者亦本齊甥恐齊聽夫人之訴以爲討也此必載賂而往無疑者魯國臣子于是乎不可勝誅矣

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雖不與謀亦實知其情矣

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者其君無道其子其臣其民皆叛而弒
之不能斥其人也
傳載莒僕來奔事經文不書以宣公黨僕惡傷其
類諱之也然讀行父拒命之詞凜凜不少假借豈
以此暗刺宣公耶抑托莒僕以刼持其君耶